

# 费曼短篇小说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費曼短篇小說集

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〕弗蘭茨·費曼著

高年生譯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1960

Franz Fühmann  
«Kameraden» Aufbau-Verlag Berlin 1955年版本和  
«Stürzende Schatten» Verlag der Nation  
Berlin 1959年版本譯出

### 費曼短篇小說集

原著者 [德意志民主共和国] 弗兰茨·費曼  
翻譯者 高 年 生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 印张：4 3/8 字数：79,000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6·1436

定价：(八) 0.36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收集的每個短篇小說和故事，  
都是一個有力的武器，它指向法西斯主義  
和軍國主義的心臟，揭穿和譴責了它們的  
反動本質。

《弟兄們》描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  
三個納粹士兵的遭遇和他們的心理狀態，  
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真相  
和納粹哲學的反動性。這個作品已經在一  
九五八年由德發電影製片廠拍成了電影。  
《神的裁判》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，  
侵入希臘的德軍某聯絡站的四個士兵，怎樣  
隨心所欲地屠殺了一個普通的希臘人，從  
而也道出了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怎樣把普通  
德國人訓練成野獸。《投降》則描寫一九四  
五年法西斯德國全面投降後，三個德軍士  
兵和一個軍官的厭戰心情，它形象地說明  
了不義戰爭必然失敗的原因。《回憶》系由  
三個小故事構成，都是作一番今昔對比，刻  
劃近年來德國人民的思想面貌和社會生活  
的作品。作者因以上這幾個成功的作品獲  
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獎金。

## 目 次

弟兄們	1
神的裁判	58
投降	76
回忆	
一九五八年之梦	106
国境站	117
在林中的湖上	121
后記	125

## 弟兄們

一九四一年六月，上等兵卡尔和二等兵約賽夫、托瑪斯三人在默麦河●畔共同遇到了他們一生中的一个偉大的日子。在一次打靶演习中，他們每人三枪，都打中了三十五环。这是全营、甚至是全师几年来最优秀的射击成績。这三人当时在靶場上就受到了营长——一个来自薩雷河●流域的少校——的表揚。按照慣例，这些幸运的射手获得这种成績后，可以得到回家的假期。可是，从几星期前起就已停止一切休假，于是这三人被批准免服任何勤务三天，并且不等演习結束就可以离場。

卡尔、約賽夫和托瑪斯三人很快就商定了消磨这些空閑時間的办法。他們想到最近的利比亚肯村去。到那儿去有两小时的路程，要是运气好，就能在那儿找到姑娘；要是运气不好，也可以到酒館去喝几杯解悶。利比亚肯村有一家酒館，单是这家酒館就值得他們跑两小时。他們的駐地沒有酒店，只有被水浸透、正在慢慢地变成沼澤的草原；平地上到处隆起連綿不断的丘陵，好象海濱的沙丘一样，平緩地向上升起，然后又陡峭地笔直落下，甚至还向里凹陷。小丘上生长着稀稀落落的树木，有白樺、赤楊和松树。在树叶

稀疏的樹頂下，人挨着人，帳篷挨着帳篷，大炮挨着大炮。几团人馬就这样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好象这是自然景色的本来的組成部分。“这就是波罗的海地区，”卡尔說。“这里一直就是这样的！”

他們正在去利比亚肯村的路上。他們沒有戴軍帽，衬衣領子敞开着，袖子高高卷起，松开了皮帶，胸前挂着武器。他們高声地唱着歌，显得輕松自在。原野在他們面前延伸开去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只見那綠油油的一片，象植物的肥壮的叶子一样，青翠欲滴，其間夹杂着五月沼地花的濃黄色。一条閃着刺目的銀白色光芒的小河，在这片綠色和黄色中間慢慢地流动着。頭頂上是一望无际的碧空，在天地相連的地方，这些因素融合成为柔和的白蒙蒙的霧气，把万物的輪廓冲得淡淡的。

突然，有一只奇怪的鳥被行路人的脚步声所惊动，急速地飞向天空。这只鳥象是蒼鷺，但周身呈黑色，前胸带有紅色斜方格子。它很快地飞上天空，越飞越高，然后鼓动着双翅停在澄彻如洗的蒼穹中，看上去就象是一个不吉利的黑色征兆。

这三个士兵馬上产生了想把这只鳥打下来的念头。他們身上帶着实彈；由于出发时匆匆忙忙，沒有按照規定把未曾打完的子彈交上去，他們每人还剩下三顆。但是在这儿

---

① 又名尼門河，在白俄羅斯和立陶宛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內。

② 德國易北河的支流。

国境線上，沒有命令是嚴禁開槍的；他們很可能因打鳥受到軍法處分。他們又想打，又怕受處分，猶豫不決。卡爾不贊成打；約賽夫却認為，薩雷河少校是個熱心搜集珍禽異獸的人，要是他們把這隻黑紅色的蒼鷺送給他，他不但會原諒他們的違令開槍，而且還會稱贊他們幾句。但是，反對也好，贊成也好，都已經太晚了。好像預感到大難臨頭，那隻鳥驀地飛走了。它的頸子向前直伸，象是一枝箭，由兩根大槳划動着，一會兒就消失不見了。三人失望地放下槍。但是他們在這一天的第二次交上好運。那隻蒼鷺又飛了過來。他們滿懷打獵的樂趣窺伺着它。那隻鳥還在高空中，慢慢地飛下來。它發出一聲怪叫，鼓動着雙翼，向河邊的柳林飛去，降落到地面。在陽光的照射下，它的身軀在寧靜的萬綠叢中閃爍着黑光。它朝士兵們這兒望了一眼，就轉向池塘準備喝水。這時，約賽夫和卡爾同時扳動槍機，托瑪斯剛要把已放在槍機上的食指向後扳動，可是一聲壓過槍聲的可怖的喊叫聲，把他吓呆了。他們象石頭人一樣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，臉色都刷地變成了灰白。他們屏住呼吸等待着，但是再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音；四周一片寂靜，只能感到從水面上吹過來的微風。槍從約賽夫的手裡滑脫，掉進叢草，發出輕微的鏗鏘聲。這時，他們才重又清醒過來。他們知道打中的是一個人，於是就趕緊奔過去搶救。但是等他們跑到柳林的時侯，那個人已經沒有救了。

那隻蒼鷺躺在那兒，被打得稀爛。他們見蒼鷺旁邊躺着一個已經死掉的少女。她躺在柳林後面河岸上的硬蘆葦



中間，仰面朝天，兩臂伸開，象一條小溪般從胸口涌出的血已經凝結了。約賽夫和托瑪斯看到這種慘象，極為驚駭，發出輕輕的嘆息，沒有大聲喊叫。他們還是第一次看到大量鮮血從一個人的身上流出來。他們受不了，便把目光轉移開去，於是他們看到了那隻蒼鷺。他們注視草叢，連草都染紅了。

“老天爺，”卡爾驚惶地說，“老天爺，這是少校的女兒呀！”

他向少女彎下腰去，可是沒有觸動她。他悉心地諦聽她還有沒有氣，並看看她的眼睛。“完了，”他說。

“我沒有開槍，我沒有……”托瑪斯結結巴巴地說。他感到不寒而栗。他想跑開，却一步也動彈不了。他象中了魔似的呆立着，無可奈何地糾纏在這個殺人事件中。如同一朵鮮花或一張葉子為了承受光亮而轉向一定的方向一樣，他也不由自主地掉頭去看死人。他望着望着，覺得自己仿佛根本就不在這個世界上；有一會兒，他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，現在是何時了。

死人的臉變得模糊不清，雪白的臉蛋、雪白的胸膛、雪白的手臂，變成了一個發亮的小白點，好象漆黑天空中的一輪明月，在黑黢黢的、深綠色的草叢上，他感到死亡的恐怖。這種感覺變成了一行字：“我們生來就準備為德國而死！”希特勒青年團某個訓練營——托瑪斯已回到往事之中——的大門上寫着這幾個又黑又肥的大字。托瑪斯曾在這個營里度過他應征入伍前的最後一個夏天。這幾個字黑得格外醒

目，因为营房后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滩，一直延伸到海里，站在那里就能听到海濤声。当他那时看到这行字的时候，他象弟兄們一样，并没有多加思索；这行字的确是一句好听的大話呢。死亡，有誰经历过死亡，有誰尝过死亡的滋味？可是有一天，小伙子們不得不讓人考驗自己的勇敢了。他們被蒙上眼睛，帶到一个莫测高低的小山上去。他們的队长把他們帶到山崖上，說：“往下跳！”他也說：“这是危险的。山很高，下面有石头。可能摔断骨头，甚至折断脖子！”有几个人拒絕往下跳，人們就蔑視地打发他們回家。在留下的人中間，沒有一个人去过問这一荒唐的行为目的何在，为什么是光荣的。当时托瑪斯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营門上的那句話，并且对自己說：現在当真要証实那句話了。他听到刮风的声音，就往下跳去。显然，他臉上的表情——每个人在往下跳的那一刹那都和他一样——一定是非常滑稽的，因为队长每一次都哈哈大笑。对将会发生的事情的莫名的恐惧，在生活中突然出現的死神的踪迹，在一片哄笑声中似乎沒有尽头似的下跳、跌倒，——現在托瑪斯重又感到了这一切。

整整一生，整整十八个年头，在眼前飄浮过去。在这十八年中，最了不起的就是那一跳和打中了靶的那三枪。現在他从这些年代中回到黑黝黝的陌生事物中来了。他碰到了底，全身一陣战栗，他張开眼睛，那个女人躺着，死了。托瑪斯毛发悚然，拔脚就跑。

但是約賽夫已經一把抓住他的肩膀。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他对托瑪斯大声嚷道。

托瑪斯无法回答。除了跑开以外，他不曾想过别的，只求离开，离开这儿。这一点他不愿告诉約賽夫。这时他想到了什么。他张口结舌地说：“我想去拿把鎗子——我們必須把她埋起来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約賽夫說，“拿把鎗子。你看！”他用手把自己战友的軍服抓得更紧，左手握着刺刀柄。托瑪斯沒有看見，但他听到金屬的碰撞声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輕悄悄地問。

卡尔走到他的面前。“你大概是想去报告吧？”他說。

这时托瑪斯才恍然大悟；他使劲掙脫出来，他的手也向腰旁伸去。但是約賽夫已經把刺刀拿在手里，卡尔也举起了他的枪。

托瑪斯把手放下。“你們真是瘋了，”他說。他們沒有回答。他們面面相覷。托瑪斯恳求：“讓我安靜点！”他們沒有回答。托瑪斯搖晃起来，他的脑海里卷起黑色波濤。他感到一陣不舒服。“他倒想得美，”他听到約賽夫在說，“他倒想得美：讓他安靜点！他沒有开枪。他想走。他想置身事外。他想去告发我們。他是叛徒！”

托瑪斯强作鎮靜。“我并不想出卖誰，”他訥訥地說。

“他也得开一枪，那么他也在內了，”約賽夫对卡尔說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得和我們一样开一枪！”

“对她开枪？”

“是的！”約賽夫咆哮起来。“是的！”

“不，不，千万不要这样，”托瑪斯惊惶失措地啜泣起来。卡尔也不赞成这样做。“这只会把事情宣揚出去，”他說。他举起枪，把枪口对准托瑪斯的胸膛。

托瑪斯站着不动。他的膝盖又紧张起来。当他觉察到抵着他身体的金属的时候，他目不轉睛地紧紧盯住卡尔的眼睛。他們就这样僵持了半晌。托瑪斯的眼睛一眨也不眨。卡尔终于放下枪。他們的眼睛一直还在对望着。“你要记住，”卡尔說，“要是你想出卖我們，那你就算完了。現在不要再談它了。要活大家活，要死大家死！”

“我不是叛徒，弟兄們！”托瑪斯說。

“不，”約賽夫說，“他这样對我們說还不够！托瑪斯，跟着我說：‘弟兄們，要是我去报告，我就死也應該！’照着說一遍！”

“弟兄們，要是我去报告，我就死也應該！”托瑪斯毫不猶豫地說。

“好了，”卡尔說。現在他的眼睛才放开托瑪斯。可是，他們和方才一样，这时仍拿不定主意：他們怎么处理死人呢？每一分鐘都可能有人經過这里，一个士兵或一个軍官，或者只是一个农民。这条路是通往利比亚肯村、通往市鎮、通往酒館去的必經之路。这时他們也仿佛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喧嘩声。

“我們一定得把她弄走，弄到尽可能靠近国境綫的地方去，”卡尔小声說。“我們得把她埋在沼泽洞里。你們来！”

他說：“你們來！”好象是一道命令。他站着不動。約賽夫抓住死人的雙手。“來，托瑪斯，你抓住她的腿！”他要求道。

托瑪斯聽話地彎下腰來，向死人的雙腿伸出手去，但是當他接觸到她的時候，他的手就象觸電似地閃開了。他又試了一次，但又顫動地縮了回來。現在，他再也不能看上一眼了，他轉過頭去，全身打着哆嗦，象小孩一樣啼哭起來，撲倒在草叢中。

約賽夫踢了他一脚。“起來，孬種，胆小鬼！”托瑪斯哭啼啼地向着邊上滾去。卡爾一把抓住他，扶他起來，說：“你最好還是把手指頭伸進你的嘴巴里去吧！”托瑪斯把頭亂搖，他覺得比方才更氣悶、更難受了；卡爾讓他轉了個身，托瑪斯嘔吐了。

“他媽的，真是一塊廢料，不知是哪個寶貝教出來的！”約賽夫說。然而這時他也開始發抖，他的手、他的嘴唇、他的身體都在抖動，他向着背後的方方向注意地聽了半晌，悄悄地說：“你們聽！”是的，是有聲音，聲音越來越近了。“當真來了，當真來了，”約賽夫咆哮着。他猛地一下子把死人扔在自己肩膀上，拔腳就跑；卡爾尾隨着他，托瑪斯也跟着跑起來。

他們沿着河流向國境綫跑去。一直到看得見在國境綫上巡邏的士兵的時候，他們才停下來。這些士兵就象蚊子那麼大，遠看只是一個個小黑點在霧氣朦朧的地平綫上蠕動。他們不知道是德國人呢，還是俄國人。現在他們僵着腰向前行走。約賽夫喘起氣來，他把死人撿下，放在身後拖

着走。草地都浸飽了水；有些地方軟得就象橡皮毯子，水在他們的腳下淙淙地流動。他們走到一條排水溝前。驀地響起一下槍聲。他們不清楚那是向誰開槍，是打他們呢，或者是打另外一個人，打野獸，打靶，或者只是朝天開槍。但是他們已經怕得要死，竟掉進水溝去了。死人也跟着滾下去。

他們躺在幾公分深的沼地咸水中，下面是松軟的粘土。一個個大氣泡慢吞吞地升起，停留在水面下。空中散發着腐草的氣味。他們用手挖了一個洞，把死人塞進去，然後用泥塊、污泥和蘆葦把洞口堵死。他們干得額上直冒汗。隨後他們就去找尋能夠壓住不堅固的洞頂的石頭。他們只找到一塊界石，一塊歷經風吹雨打的古老的石頭，上面有他們無法理解的字迹和古怪的符號。他們用這塊界石壓住洞口，然後——一直還彎着腰——跑回到河邊去洗滌。他們搞了很久。後來在河邊一直等到黃昏時分。

卡爾給兩人出了個好主意。他說：“我懂得這是怎麼回事和應當怎麼辦。第一次，是不容易的。我知道！”兩個年輕人緊緊盯着他，聚精會神地听着。他說：“保持沉默。無論發生什麼事，都要閉緊嘴巴。我已經想出一個主意。不要同別人談天，躺下就睡。第一夜是難過的，以後就好了，慢慢也就習慣了。”托瑪斯和約賽夫一聲不響地听着他說。托瑪斯想：“可是她的父親，她的父親呢？”但是他不敢說什麼。卡爾接着說：“只要我們自己不走漏風聲，就不会出毛病。相信我！我是有經驗的！”他們看着他，把他當作一個

父亲。他竭力装出笑容：“这还算不了什么，”他說。“这还算不了什么，”約賽夫跟着說了一遍，一面在思索。

黄昏时分，他們动身回宿营地去。天色还很亮，但他們不愿再等待了；他們渴望回到人們中間去。每人都在考虑，是否要把那只蒼鷺帶回去，但是沒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問題。直等他們已經走了一段路，卡尔才想到这只死蒼鷺可能把他們的事情敗露，于是他們就跑回去，把它埋在柳树下面。不会再有人找到它；它将一无用处地在那儿烂掉。一种人所不知的鳥类随着它而絕种了。只有这三个士兵看到了最后的一只。可是對他們來說，这只蒼鷺不值分文，只不过两发子彈，并且还要他們把它掩埋。

“一切都要想得周周到到，”卡尔說。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細心地考虑一下是十分重要的，”他在归途上重复地說。約賽夫和托瑪斯默默无言地点点头。“現在在你們說每一句話都得仔細考虑，”卡尔第三次說。“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！”約賽夫激动地喊起来。“現在別講了！”

“神經質！”卡尔喃喃地說。

當他們走进营房的时候，听到一片嘈杂声和歌声。火正在熊熊地燃燒。他們知道每人增发一份燒酒和甜酒后，就跑到厨房去領取自己的一份。管理厨房的下士告訴他們，少校命令發給他們每人双份，以奖励他們优异的射击成績。“他說什么？”約賽夫发抖地喊道。“他今天中午喝多了，”卡尔說，并把約賽夫推向一旁。这时，約賽夫才想起他也打中了靶。“沒有什么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說。他們領取了甜酒和燒

酒，每人半公升。战士们跑来祝贺他们。他们无法逃脱这些邀请，同别人一起坐在火堆旁边，默默无言地喝着酒，发着楞。托玛斯首先站起来说，他头疼，想早点睡。他走了。约赛夫和卡尔马上就跟着他。他们住在一座容纳四十人左右的低矮营房里。这时营房里还空无一人；他们是最早上床的人。卡尔道了声晚安。

他们躺在黑暗中，营房里没有开灯，窗帘已经拉下来了。他们尽管喝了不少酒，还是睡不着。最后托玛斯迷迷糊糊做起梦来。恶狠狠的臉孔向他袭来。奇怪，那不是他所应当看到的那个死人，也不是那宣示死亡的文字，并且他也不须跳下莫测高深的深渊。实际上相反：他站在那里，他梦见的是某种灰色的东西，一种阴暗的、脆弱的灰色东西，它具有不同的形状，出现次数最频繁的是一堵高墙的形状，这堵墙由上而下向他身上倾倒下来，好象要把他压扁似的。他拚命挣扎；他知道自己在做梦，竭力使自己醒过来，摆脱这个梦境。他怕自己会在梦中叫喊或者甚至说起梦话来。但是，这时墙已无情地倾倒下来，然而并没有把他压死。墙倒坍了，现在墙就在他的身后，一只淌着汗的手抹了抹他的脸；他必须往墙上靠去，一阵寒意沁过他的全身。当他这样站着的时候，在他面前出现了灰蒙蒙的一片，圆圆的，空心的，怕人的，许多金属的圆筒。这些枪口都对准着他。“求求上帝，求求上帝，让我醒来吧，”他呻吟起来。“上帝救我，我要疯了，我已受不了啦！”他面前的枪口纹丝不动。托玛斯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发誓，我发誓……”他突然停止了。他是



不能講的。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夢見自己在說話呢，還是真的在說：“我發誓……”這使他感到痛苦。他等待着，一聲不響，槍口仍一動也不動。他等待着一聲令下，可是命令並沒有下來。

“我要瘋了，”他對自己說。

一直沒有什麼動靜。

“士兵們向一個弟兄開槍，這是不可能的，這是不可能的！”他想，這時他幾乎微笑起來：“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！”現在他醒過來了；他夢見自己醒了。他如釋重負地想：“這只是一場夢！我躺在這兒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。我的面前沒有槍枝，沒有死人。一切都是夢，一切都很好！”

這時，他背上的寒意逐漸消失了，在他面前出現了灰蒙蒙的一片。他覺得霧氣很快地降下。不：他自己在濃霧中降落到深處。他想落下去。但這時他醒了：啊……，他跳起來，他完全清醒了。睡覺的人發出鼾聲和呻吟聲。有一個人說着夢話，他老是說：“你這笨豬，給我滾開！你這笨豬，給我滾開！”托瑪斯全身都已濕透。他用手背抹去自己額上和胸口的汗珠。這時，他又看到了死人，滿身都是血。他用手捂上眼睛，就象孩子們不聽話，等着挨打受罰時那樣。他翻來復去，乾燥的木床架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。托瑪斯一動也不動地躺着。他聽到有人——那是約賽夫的聲音——悄悄地問：“托瑪斯——？”

他沒有回答，他也不敢呼吸。他唯一的希望是，他的所有一切、他的全部存在和思想都化為烏有。他但願自己躺